

大學之道在…

新學年開始，較惹人注目的大學新聞有二：一是香港教育大學、港大、中大和浸大的開學禮上，學生會代表的港獨言論又一次引起公論；二是大學「神科」取錄「非聯招」本地生的比例甚高。

有大學生由反共反中反建制以至傾向港獨，所佔比例不高，但能站在台上的總算是學生代表，真的是可以代表政治活動上積極的一批大學生。此等現象一年復一年，亦引證了兩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結果：受訪中五學生 36% 對國民身份認同較弱而出現「國民身份危機」，而其中七成人對政治活動卻不熱中，研究所指這類學生對國民身份及「一國兩制」抱有質疑。

大多數中學生對政治冷感，入了大學也只會參與小眾的「細莊」，即學系系會及活動社團；至於學生會或學生報等「大莊」，政治性高，去得勇時，法庭監獄也可能是學生運動的終點，所以只有少數大學生有意願參與，有時更會出現學生會出缺的情況。因此，在缺乏其他政治取向的學生競爭之下，此類反中傾向的學生代表，便可長期佔據學生會的發言高地。

對大多數大學生而言，也如上述調查所示，很多在中學時已對「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到了大學，雖不會上「大莊」，但也不會反對積極分子與中國及建制對着幹，一於「剝花生」。對大學當局而言，最麻煩的是因學生言行所引起的法律責任。當然，時至今日，大學高層也受到一定的政治壓力，但畢竟在「學術自主」的光環下，行政人員以至教授講師都還可以自由論政，各不相干，更難管到學生。如此學習成長環境，反中傾向在 4 年大學生活有增無減。年輕教師也是經歷相近的成長，筆者在最近的國情教育教師講座中便有所理解。

大學收生的疑問

過去兩年來，所到學校的教師對這個講座的内容，平均而言都是較正面的，也可以理解為都認定「國情」在學校教育的位置。可是，年初至今已到了 3 間學校，不約而同地出現教師回應正負均等的情況。跟同行談到這種情況，在大學教教育文憑的朋友也指出，學生的教學反思作業中也常見「抗中」以至「反中」的表達，這也難怪很多年輕教師對我這位教育老兵的話聽不入耳。如此「受教教授」的反面國情教育的循環，會否便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常態呢？

另一個話題涉及大學收生的錄取傾向，根據教協會在這方面的分析：「神科」如國際商業、醫學、法律、建築、牙醫等科系，在 2017 年收生時取錄「非聯招」本地生人數比例，可以由三至四成半。

再看看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與高級程度會考課程（GCE-AL）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DP）最高等級的獲取率：HKDSE（5**，1.3%）；GCE-AL（A*，8.3%）；IBDP（H7，全球-7.7%，本港-24.1%），也便得出 HKDSE 難取高等級，非 HKDSE 成績更受「神科」科系歡迎的印象。IBDP 在全球和本港均是偏向精英的小眾課程，而 GCE-AL 也是傳統英國預科精英的公開評估，相對於香港全民應考的 HKDSE，有較高比例的優異成績是可以理解的。在本港的中學現場，GCE-AL 及 IBDP 只可在國際、私立及直資學校推行，在直資學校中更會擇優而教，所以客觀上學生和教學配套已是「才財」結合，GCE-AL 考核標準較易掌握，加上小班教學，又減免 HKDSE 惱人的中文、通識、校本評核，以及平庸化的學習內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大學「神科」要「擇優取錄」，瓜與豆也是懂得分辨的。

當然，這個選擇會使教育機會趨向不平等，有使命感的大學是嘗試用其他方法挽回，如美國有多所頂尖大學把近 5% 的名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有點像印度電影《起跑線》的劇情），普林斯頓大學更在去年把比例提高到 22%；而台灣成功大學的「成星計劃」亦以特殊方式招收兩位家境極端困難的孩子進入成大最好的學系之一，也顯示大學收生也不只是「擇優」。

許為天_教育大學客座首席講師

#許為天 #時事評論 - 大學之道在…